

從大選結果看馬來西亞政局

羅石圃

大馬第六屆大選，原定於明（一九八三）年八月舉行。惟以現任首相馬哈迪的權位，乃由前首相胡仙翁因病引退禪讓而來，為了接受選民的考驗，遂提前於本年四月廿二日舉行大選，由執政黨所獲得的壓倒性勝利，顯示他在執政九個月以來的施政，已得到了選民的充分信賴。馬氏所訂的政策如何？大選後更有何新猷？對大馬以及「東協」有何貢獻？這些問題都值得探討。

（一）建國背景的複雜

由多元民族組成的「馬來西亞聯邦」，在西方殖民勢力東來之前，其西馬的十一州——亦即馬來半島，原為小國林立，各有土王統治；而位於婆羅洲的東馬兩州——砂朥越與沙巴，情況亦復如此。由於英國殖民者的統合，半島上的林立小邦始得同置於海峽殖民政府轄下。所以在一九五七年獨立時，乃有「馬來亞聯邦」的組成，疆域包括今日的西馬十一州，以吉隆坡為首都。至一九六三年，由於婆羅洲的沙巴、砂朥越及新加坡，相繼加入，馬來聯邦遂改稱「馬來西亞聯邦」——簡稱「大馬」。兩年後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聯邦之名仍舊。位於半島的十一州，稱為「西馬」，位於婆羅洲的沙巴、砂朥越兩州，稱為「東馬」，其統轄的十三州，分為東西而隔海相望。

在政治制度上，為實行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各州仍保存蘇丹，實權則操於州政府與州議會，以首席部長為行政首長；府會人員，均由民選產生，中央政府的君主，為聯邦最高元首，由各州蘇丹輪流擔任，閣揆則行使實權。國會分為上下兩院，上院議員五十八人，其中廿六名由州議會選出，其餘由元首委任。下院議員一百五十四人，由公民票選產生，照憲法規定，在大選中贏得過半數議席的政黨，即可依法組閣，以黨魁為當然總理——或稱首相。每隔五年舉行大選，下議員與州議員的選舉同時舉行，州政府亦由多數黨組成^①。

註① 「馬來西亞大選後的政局」，本刊，第十七卷，第十二期，拙著。

此一新興國家，乃由英國統治前的衆多小邦聯合而成，沒有國家觀念的傳統，在獨立後，如何讓國民建立國家意識，便成了政府的主要課題。尤其是居民的族系複雜，除巫人（馬來人）佔多數而外，而佔次多數的華人，及人口居第三位的印度人，在英治時代及其以前，都是以僑民身份在此客居，便更加難於讓他們向馬來西亞認同，所幸在爭取獨立的過程中，有由馬來人所組成的「巫人統一組織」（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簡稱「巫統」（UMNO），及華人組成的「馬華公會」（Malaysian Chinese National Association）——簡稱「馬華」（MCA），以及印人組成的「馬來西亞印人國大黨」（Malayan Indian Congress）——簡稱「馬印國大」（MIC）等三大代表各該民族的政黨，在聯合爭得了獨立後，又組成了「華、巫、印聯盟」，經過大選而共同執掌政權，這才奠定了馬來西亞國家的始基。

不過在全人口一千三百萬人之中，佔四百四十萬的巫人，與佔三百五十萬的華人，及佔一百一十萬的印人，並不能因為有了「華、巫、印聯盟」共同執政而化除畛域觀念，尤以華人與巫人之間的對立情形相當尖銳，演變到一九六九年五月第三屆大選，更形成了兩族流血鬪爭的狂瀾。這固然是出於民族意識的驅使，但也要歸咎於共黨從中利用政客的推波助瀾。從此，種族紛爭便成了馬來西亞的敏感問題，當政者除在此後的大選宣傳中嚴禁觸發此一敏感問題而外，且隨時隨地都不敢不小心應付^②。

（二）是誰造成了三屆大選的暴亂

以「民族解放」作為階級鬪爭掩體，是共產國際的一貫陰謀。在英國統治時代，馬共既然是經由中共播種哺育而來，故馬共份子一開始便是以華人為主，而當時的英國海峽殖民地政府，對共黨份子又大都是驅逐出境，使這批華人共黨回到大陸的中共基地，受到英雄式的歡迎；且經過訓練後，再潛回新、馬，以致馬共在神州變赤後，益加倒向北平。同時，中共也公然宣稱支援馬共奪權，並號召華人羣起支持馬共將吉隆坡政府推翻，這便是馬共贏得旅馬華人偏激者為虎作倀的來由之一。

由於華人本着勤儉積蓄及善於經營的傳統，一般都比較富裕，且在英治時代，頗受殖民政府重視，其社會地位亦高於巫人。馬國獨立以後，為了保障土著巫人的地位，所以在憲法上，訂有賦予巫人優越地位的明文；華人則受到了很多限制，難免感到不平。馬共的宣傳，即藉此煽動華人必須爭取平等；而對巫人，又指出他們的貧窮，乃由於華人的剝削，所以必須剷除剝削階級，方可挽救貧窮。北平與馬共的聯繫，係採兩線伸展：除直接指揮華人集團而外；又經由印尼共黨伸入巫人社會，並竭力爭取大馬的在野黨作為馬共組織的外圍。主要目標，乃為推翻執政的「華、巫、印聯盟」^③。

註②

（一九八〇年代東南亞）

，朱建民譯，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種族歧異」章。

註③

〔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

，楊建成著，「中國學術著作獎勵會」出版，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在一九六九年的大馬第三屆大選中，華巫兩族在野黨脫穎而出，除使「巫統」與「馬華」兩黨的候選人紛紛落選而外，又觸發了兩族流血爭端。如果不是吉隆坡當局採取緊急措施——組成「行動委員會」實施戒嚴令予以撥亂反正，則此一新興國家難免沉淪於紅流。據當時的首相兼「巫統」與「聯盟」主席拉曼（Tunku Abdul Rahman）的回憶錄指出：此次暴亂，完全由北平製造而成。其中表明：「馬來西亞境內那些不忠貞的華人，背後受中共的支持；中共也在支持反『巫統』的那些馬來人政黨，只是他們的黨員不曾發覺……」^④。這部回憶錄真是語重心長，使大馬上下對大選也難免談虎色變。

拉曼於三屆大選後自動引退，由其副手兼國防部長拉薩克（Abdul Razak）接掌政權。拉薩克政府為討好北平，不得不與之建交；並再擴大執政黨的基礎——使原先的「華、巫、印聯盟」，容納其他政黨參加，組成「國家陣線」（National Front）。此一陣線先由六個黨再擴充為目前的十一個政黨，使其黨要大都分配到內閣或州政府的席位。所以在一九七四年的第四屆大選，及七八年第五屆大選，執政的「國陣」，都能以山崩式的勝利繼續執政權^⑤，不過在前首相胡仙翁（Hussein Onn）於上年因病退休，由副手馬哈迪（Mahathi bin Mohamed）接掌黨政大權後，是否仍可使「國陣」獲得黨內及選民的歸心。這在今年大選之前，誰也不敢作出答案。連馬哈迪本人亦沒有充分的信心。

（三）馬哈迪的宦海沉浮

就黨內的歷史而言：馬哈迪雖曾在六十年代後期，即已被選為「巫統」的中央執行委員，但在第三屆大選後的餘波中，却被捲入了漩渦。由於他在此次競選未能保持國會議員席位，也由於大選所觸發的種族流血之爭，他乃於痛心之際，寫了一封信給黨魁拉曼，指責這位領導者政治思想落伍，及其外交政策與亞非國家背離，遂致造成了大選失敗及種族紛爭。拉曼稱此函粗野，並指其作者為「巫統」中的「過激派」知識份子，所以經過中委會決議，將他的中委除名^⑥。

其後，拉薩克上臺，不但使馬哈迪重新恢復了「巫統」的黨籍及中委，且將他延攬入閣，擔任工業部長。繼後馬哈迪更升任副總理及「巫統」副主席兼政府教育部長，成為當時首相胡仙翁的得力助手。在上年七月，胡仙翁因病自動引退，馬氏便以「巫統」及「國陣」副主席而成為執政黨的黨魁，並依照憲法而取得了首相的地位。因為他在大馬先後四任首相之中年事最輕，且在「巫統」領導階層，曾被大馬國父拉曼指為青年「過激派」而停止黨權，自難免受到元老保守派的嫉視，何況他受胡仙翁知遇

註④ *May 13 Before and After*·拉曼著。（馬來前鋒報）印行。

註⑤ 同註①。

註⑥ 同註①。

升任「巫統」署理主席時，乃越過了兩位副總理而破格提升，使資深的副主席兼內閣農業部長拔巴（Ghafar Baba），因此忿而辭職。所以他在從胡氏手中接掌黨政大權後，能否獲得「巫統」內部的一致支持？一般都有疑問。

此外，馬哈迪在第三屆大選所觸發的「五一三」種族流血事件後，著有「馬來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一書，其中指陳巫人的困境，乃由於他們只能固守在農村，而使城市的工商業都操在他族，尤其是華人的手中。爲了達成種族平等及財富均衡的要求，政府便必須大刀濶斧地在政策上予以調整，並認爲「五一三」的騷亂，是由於「巫人極度缺乏安全感」所造成。這部著作在出版之初，即被吉隆坡政府指爲可能觸發種族敏感，所以經由內政部依據「國內安全法案」，下令禁止發行^⑦。正因爲大家無法窺見全貌，便更認爲作者在經濟上蓄意扶持巫人以壓制華人、印人。所以在他由胡仙翁手中接掌政柄後，華人與印人以及其他少數民族都很容易感到不安。以上種種，都非常適合馬共兩面挑撥煽動的口味。

（四）提前大選的意義何在

誠然，馬哈迪在七十年代初期即已東山再起——由工業部長再升任副首相兼教育部長，不僅在執行政策上敢作敢爲，且有勵行新經濟政策的新猷。此一政策着眼於調整國家經濟，重新分配各民族的財富，期於一九九〇年達到巫人佔百分之卅，華人佔百分之四十，外國人佔百分之卅爲目標。馬國現正從事第四次經濟計劃的推行，雖使巫人受惠良多，但對華人印人也都有間接的利益均沾^⑧，顯示馬哈迪固然有志於促成各族財富的均衡，使巫人能够溫飽，似並無意將華印人排除或壓低，所以在他出任閣揆後，亦沒有引起反對的風波。

不過自上午七月馬哈迪上臺以來，大馬的安定無波，並不能表示朝野都對他一致擁戴，也不能表示他所領導的政府，確已獲得了人民的歸心。如何測驗民意？在民主制度下，便只有從選民投票中才能得到定評。何況共黨的顛覆活動，大都是乘競選狂潮，從中利用在野黨人抨擊執政黨的弱點，這在多元民族的大馬，更容易挑撥起種族間的裂痕。第三屆大選造成執政的「聯盟」失勢，及觸發華巫兩族的流血鬭爭，便可作爲殷鑑。馬哈迪早有巫人沙文主義者的聲名，更容易使共黨在競選時鼓動選民對他提名的候選人加以杯葛，甚至製造暴亂。所以此次大選，是馬哈迪政府的一次考驗——考驗選民對他的觀感，也測驗出馬共能否再利用在野黨製造風潮。

大馬第六屆大選，原須於明年八月舉行，其所以提前到今年四月廿二日，正是由於馬哈迪的登壇拜相，乃由胡仙翁禪讓而來

註⑦ [紐約客]雜誌，沙普倫（Robert Shapiro）撰，一九七七，四，十八出版。

註⑧ 同註⑦。

，在其內閣已經歷了九個多月的施政後，自應將他的立場政策，訴諸民意。如果選民對他及由他提名的競選者投票支持，讓他領導的內閣，敢於大刀闊斧實現諾言，其所得的結果，便不能與未曾躋登高位的競選者等量齊觀。再者，大馬的執政黨「國陣」，乃為十一個政黨聯合組成，且大都具有民族背景，而作為「國陣」基礎的「巫統」，又有老成保守與新秀之分，在提名時，如何能够達成各方面的願望，即為當軸者的第一難關^⑨。

一般政黨在競選前的提名，大都是就上屆選區當選者，再讓他回到原地競選。尤其是當選後而躋身內閣的人，再衣錦還鄉重作競選，在聲望上已大大提高。這便是黨魁在提名時斷不敢捨棄他們的來由。然而馬哈迪在此次大選前對「國陣」各黨的提名，則為大膽地捨舊從新，使三位內閣部長及三位副部長，都沒有得到重新提名；另有副部長三名，則由國會議員變為州議員候選人，以便逐鹿州務大臣或首席部長。被「國陣」提名到他們原來的選區參加競選者，多屬與這批老將有深厚淵源的新血，如工藝環境部長王其輝已退出選場，接替他在該選區競選的，為王氏領導的「人聯黨」政治秘書賈義平。又如「馬華」署理主席兼內閣勞工部長的何文翰，亦已退出選場，接替他得到提名競選的黃秋貴，是何氏的政治秘書^⑩。

綜觀「國陣」本屆大選的提名，着眼在新陳代謝，大膽地推出青年才俊以便接替老成，所推出的新人，約佔全部提名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他們不僅年事很輕，且都學有所長，但並非對黨政工作沒有相當歷練。這由提名的新人，多半為各政黨的政治秘書，即可窺見一斑。而這批新人，大都能够選戰中逐鹿成功，又可想見此一大膽的嚐試並非冒險。

(五) 反對黨何以未能擊中「國陣」要害

在野黨對本屆大選，亦並沒有掉以輕心。他們早就斷定大選期限必將提前到今年春夏之交。而在巫人之中具有相當勢力的「泛馬回教黨」(Pan-Malaysian Islamic)，早已被視為「巫統」的競選勁敵。從三屆大選崛起的華人在野黨——「民主行動黨」，一度被稱為新加坡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分支，雖關係早已切斷，但始終是在「國陣」各政黨中位列第二的「馬華公會」強勁對手。此兩大在野黨已明知本屆大選沒有讓它們取得政權之可能，所以都向選民強調大馬政治民主，必須有強大的反對黨。

它們除藉此爭取選民以取得較多的議席而外，且有共同聯盟以與「國陣」對壘的醞釀。在大選提前舉行的日期公佈後，反對黨聯盟的聲浪也相隨提高。在「回教黨」與「民行黨」的聯盟宣告落空之後，同屬於華人的「人社黨」和「民行黨」又有聯盟的企圖，惟不久亦成畫餅。馬哈迪採取維護巫人權益的立場與政見，在他擔任內閣工業部長及以副揆兼任教育部長的過程中，其政

註⑨ 「馬來西亞大選在望」，新加坡《南洋商報》社評，一九八二，三，廿三，第廿六版。

註⑩ 《南洋商報》「吉隆坡專訊」，一九八二，四，九，第十三版。

績已取得了廣大巫人的信賴。再加上擔任閣揆九個月以來的作爲，更可說明「國陣」的競選宣傳——建立清廉、有效率及可信賴的政府，必將能夠兌現。因此，與「巫統」競相爭取巫人的「回教黨」，在本屆大選中無法找到對方的弱點進攻，遂造成了黨要與幹部紛紛在陣前向「國陣」投降^①。

「民行黨」在組成野黨聯盟競選的企圖一再落空後，雖仍獨力作戰，惟在競選宣傳方面，則爲針對馬哈迪的兩個弱點進攻。一爲強調馬氏在六十年代所著的「馬來人的困境」一書，乃充分表現了他的「土著主義」，歧視大馬的非巫族人民；二爲指摘馬氏登壇拜相後，在教育上所推行的「三M」制——即讀、寫、算都須使用馬來語文，顯然在企圖將華、印各族學生母語文予以消滅^②。如果大家了解大馬華、印人民早已忙於其經濟優勢將被土著攫奪——亦即共黨所煽動的：巫人爲挽救貧困，必須先將剝削他們的華印人予以剷除——及唯恐其子女被土著所同化，則不難窺見「民行黨」的競選宣傳攻勢之凌厲。

「國陣」對此所採取的對策，首先是由內政部將「馬來人的困境」一書的禁令加以取消，不僅以馬來文印行，且有華英文字譯本載於報刊，以便衆所週知，其實這部書的內容，乃着眼於如何輔助巫人在從事農耕之外，能够經營工商各業，以矯正城鄉之間各族居民財富不均的偏差，俾在國家走向工業化的過程中，土著對工商方面，亦可作出貢獻。此項主張，在馬哈迪擔任工業及教育部長期間，即已付諸實施，被稱爲提高「馬來兒女」地位的政策。正如他當時對記者所表明的，使巫人收益增加，華印等各族人民亦可普遍受惠。因爲巫人賺了錢，無論購物或建屋，華印商人與建築業者亦可獲利。所以自此禁書一變而爲公開發行後，已使讀者先前的疑雲一掃而空，也使「民行黨」欲藉此爭取華印選民的目的，無法達到。

不過，實施「三M」制的新課程，確已引起了華印各族的大肆抨擊。尤其華族家長及教師均認爲母語文乃爲中華文化的根，斷不能讓其子女學生將文化根源斬斷。馬哈迪面對反對之聲，亦即表明將對新課程予以修正。經過教育部長召集內閣所有華人正副部長詳加討論後，決定根據共同綱要，讓不同源流的小學，以不同語文自編教材，並可採用母語文課本，如華文的詩歌等，都可納入教材。此一決定，又使「民行黨」的另一競選宣傳，未能獲逞。尤其是馬哈迪宣稱：「三M制」課程的修改，乃由「國陣」中的華人閣員力爭而來^③，更無異替執政黨內的華人政黨爭取到華人選民的支持。

(六) 「國陣」大捷

註① 《南洋商報》，一九八二，四，十五，及十七，分別刊第八，及第七版。

註② 曾敬興醫生「談民主行動黨政策」，《南洋商報》，記者丘盛添撰，一九八二，四，十九，第六版。

註③ 「馬修改新課程綱要」，《大公報》，一九八二，三，廿七，第十四版，及四，十五，《南洋商報》第八版。

四月廿二日，大馬舉行第六屆大選，除東馬兩州另期舉行而外，所有西馬十一個州的選民都同時投票選舉國會下議員及州議員，在平靜無波的情形下，選民們都能投下神聖的一票。大馬以前的每屆大選，都難免造成或大或小的糾紛，尤其是一九六九年第三屆大選所造成的各地流血事件，使馬人猶有餘悸。而本屆大選的安定，足證此一多元民族的新興國家已獲致種族的和諧團結，使共黨在大選期間無機可乘。

至四月廿七日，全馬十三個州的大選結果即已揭曉，在下議院全部一百五十四個議席之中，執政的「國陣」贏得了一百卅二個議席，遠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二；在各州議會，其所得議席，也佔有絕大多數，無怪新聞傳播機構將「國陣」此次大選的勝利，喻為狂風掃葉。就所得的選票比率而言：在六百一十萬張選票之中，「國陣」得票率佔了百分之六十一點三，比上屆的百分之六十一點一尤高，此即反映着馬哈迪就任首相九個月以來所推行的內外政策，已獲得了選民們的廣泛支持^⑭。

「亞洲華爾街日報」駐吉隆坡特派員拉菲爾·普拉，在評論大馬此次大選結果時指出：「國民陣線」贏得的勝利，使得馬哈迪擁有大馬首任總理拉曼以來，任何首腦所擁有的最大權力。此不但可以鼓勵他更加大膽地放手推行其既定的政策，也穩定了他作為「國陣」基礎的「巫統」中的領導地位。無論老成與少壯派，都不能不以為他為領導中心。這位現年五十六歲的馬來西亞新領袖，在此次競選時提名了百分之四十的青年，其中絕大部份都已中選。這更反映出此一新興國家的新陳代謝與朝氣蓬勃的形象。

(七) 「馬華」居功最多的來由

吉隆坡的政治觀察家，都認為大馬本屆大選「國陣」的大獲全勝，在其十一個政黨之中，以「馬華公會」居功最多，「馬華公會」是參加執政的華民政黨之中最大的黨，論成員數額僅次於「巫統」，其歷史又與「巫統」及「印國大」相同，嗣又與後二者共組聯盟而執政。在全馬總人口中列為第二位的華人對政府的向背，胥視「馬華」能否獲得他們的支持。一九六九年的第三屆大選，便是由於「馬華」領導層分裂，造成幹部脫黨而另組新黨；且新黨在競選時抨擊「馬華」出賣華人權益以拉攏選民，不惜為共黨利用而以北平為後臺，遂導致了種族衝突。

一九七七年大馬警方所發掘出的潛伏共謀，其中竟有「馬華公會」的執行秘書陳見辛，他且供認乃聽命於北平而執行其顛覆分化的任務^⑮，可見「馬華」內部的分歧由來有自。但自上屆大選前的清黨工作實施後，此一華民政黨即已趨於精誠團結，並致力於與華人社會的意見溝通，使大眾的意見都能向執政黨反映，俾在政策制訂之前，要求儘可能適應人民的願望，所以在此次大

註⑭ 「大選後的大馬政局」，鶴欣撰，香港《大公報》「東南亞版」，一九八二，五，四，第十五版。

註⑮ 「新、馬面臨共黨滲透的危機」，本刊，十六卷，第八期，拙著。

選時，「馬華」針對華人在野黨的宣傳——表示華人唯有支持反對黨多獲議席，方可為大家爭取權益——詢問選民能够代表華人爭取權益的，究竟是由「馬華」在執政黨內提出有效？還是讓反對黨在國會代言容易成功，此一反擊，頗為有效。投票的結果，顯示出「馬華」已獲得了大多數選民的支持。然而「馬華」如果沒有平時為大眾喉舌的行動，及經常與他們意見的溝通，單憑空言，亦不會得到選民的如此信賴。

在本屆大選前，「馬華」即已具有十足勝利信心，其所表現的，為該黨主席李三春敢於放棄他傳統的選區，而轉移陣地到被稱為「民行黨」堅強堡壘的芙蓉區向其黨魁曾敏興挑戰。該區居民以華人最多，一向都是支持在野的華人「民行黨」。使參加「國陣」的華人政黨——無論「馬華」或「民行黨」的候選人，都不敢向此一選區問津，當李三春宣佈在芙蓉區競選的消息傳出前，曾敏興已決定仍在此競選，以致一般都認為此次朝野兩黨黨魁在同一選區逐鹿，棋逢敵手，難免替李三春擔憂。但在揭曉時，李氏則以多出八百四十五張選票而擊敗了曾敏興^⑮。

由「國陣」提名的「馬華」國會議選人計廿八名，中選的有廿四人，比上屆多出七席。在州議會選舉中，「馬華」贏得了五十五席，也比上屆增加十席，至於在野的華人「民行黨」，其主席曾敏興固已落選，其所獲得的國會議席，亦由上屆的十六席減為九席；州議員，也由上屆的廿五人減為本屆的十二人，大馬第二大在野黨——「回教黨」，在上屆大選便已一蹶不振，本屆大選亦毫無起色，連黨魁也未能當選國會議員，鄰近泰國的吉蘭丹和丁加奴兩州回教居民，一向都是該黨的支持者，該黨在本屆大選中在此兩州獲得五個國會議席，與上屆相同^⑯。

(八) 結論

馬來西亞本屆大選的平靜無波以及執政黨的壓倒性勝利，究其來由，最容易窺見的，為共黨潛伏份子未能乘機利用政客在競選宣傳中觸發敏感的種族問題，這並非出於中共為了籠絡大馬與它聯手反霸，約制馬共而使然；乃由於大馬華人的政治覺悟。過去華人為了爭取政治地位平等，誤以為在北平一手支援的馬共奪得政權後，他們的地位即可提高。但至南越由中共哺育的越共所席捲，而被迫泛海逃生的越南難民却以華人最多。經過李光耀呼籲新加坡人：「要他年不作南海難民，便唯有急起支援政府反共……」，更使大馬華人也都有此醒悟。

在巫人之中的共謀，雖有親俄親「華」之分，但都是以民族主義者為掩體，且從中挑撥新馬對立仇視，以贏得兩國當政者的

註⑮ 「李三春險勝曾敏興」，「南洋商報」，「芙蓉航訊」，一九八二，四，廿四，第一版。
註⑯ 同註⑮。

同情。胡仙翁當政後所破獲的馬共，大都滲入了「巫統」領導層，遂被稱爲拉薩克的「宮庭衛士」。馬哈迪接任首相前，由治安機構牽出其政治秘書乃爲俄謀，即可窺見一斑。他如馬共主席穆沙·阿末，在北平經過長期參養後於去春被派返國，即斷然向政府投誠，並在電視上表明其當年加入共黨，旨在向英倫爭取國家獨立，然後依照馬列主義把祖國建設得有如天堂；但他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親身體念，始悉共黨當權後，只盡力於內鬪奪權，實行暴政，徒造成一片恐怖與人民啼飢號寒，他面對祖國獨立以來的富庶繁榮及由政治民主所造成的社會安定，方知今是而昨非，不得不迷途知返。這又是巫人左傾者的棒喝^⑮。

近年來馬共勢力的崩潰，固然是出於中共的支援降低及馬泰在邊區的聯合進剿，但更主要的，是大馬華巫各族人都不願再作馬共的同路人，再加上馬哈迪自入閣擔任要職以來，雖在施政上竭力扶助巫人由貧而富，但使華印各族也在國家走向工業化的道路上，可以利益均沾，所以選民在大選中對他領導的堅決反共政府，大都投票支持。不過大馬政府之中也有官吏貪污腐化的現象；而憲法對巫人從政的保障，更造成了徇私舞弊與工作不講效率的政風，所以「國陣」在競選時即作出「建立廉潔有效率而可以信賴的政府」的諾言。在大選後所成立的新內閣，其將提高「國家調查局」的地位？以整肅政風，澄清吏治，自在意料之中。

在以前三五年經濟計劃的基礎上，再投資馬幣四百卅億元，以實施第四個建設計劃，在上年三月胡仙翁首相退休前便已公佈^⑯。以農礦業爲主的大馬帶入工業化境界，原爲馬哈迪的一貫主張。他在擔任工業部長及升任副首相過程中所執行的第二與第三個五年經建計劃，都是朝向此一目標，且都有了相當成果。今後勢必更加努力貫徹此項初衷。馬哈迪在新政府中仍以首相兼長國防。此後擴充國防力量，改進軍事裝備武器，加強與泰方的聯防剿共，亦將列爲當務之急。

在外交方面，大馬今後會進一步與「東協」國家合作。馬哈迪前不久訪新時，曾對李光耀表明：大馬對新加坡工業建設的突飞猛進，不但不再嫉視，且將作爲借鏡，並歡迎投資與技術轉移，可見他對「東協」經技合作的重視。至於一向由共黨潛伏份子所挑撥的新馬歧見，兩國領袖自當注意予以消除。

其次，大馬出產的樹膠與椰油和錫，原向共產國家銷售，但在防共工作上，仍然不會放鬆。因爲只有自由國家，才是大馬的真正伙伴，而引進美、日的資本技術，更是今後大馬對外爭取的主要目標。對歐市的合作，大馬固然歡迎，唯與英商則將拉遠距離，以便擺脫殖民地的殘餘形象。

註^⑮ 「馬共主席穆沙投誠及其啓示」，本刊，第廿卷，第六期，拙著。

註^⑯ 「南洋商報」，一九八一，三，廿八，第六版。